

卷第一百三十八 徵應四（人臣休徵）

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興 牛師 杜中立 李贛 馬植 高駢 孔溫裕 孫偓 李全忠 侯弘實 戴思遠 張
 籤 齊州民 朱慶源

裴度

唐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，羈寓洛中。常乘蹇驢，入皇城，方上天津橋。時淮西不庭，已數年矣。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，語云：「蔡州用兵日久，徵發甚困於人，未知何時平定。」忽睹度，驚愕而退。有僕者攜書囊後行，相去稍遠，聞老人云：「適憂蔡州未平，須待此人為將。」既歸，僕者具述其事。度曰：「見我龍鍾相戲耳！」其秋，果領鄉薦，明年及第。洎秉鈞衡，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，既而延英候對。憲宗問宰臣，度奏曰：「賊臣跋扈四十餘年，聖朝姑務含弘，蓋慮凋傷一境。不聞歸心效順，乃欲坐據一方，若以旄鉞授之，翻恐恣其凶逆。以陛下聰明神武，藩鎮皆願勤王，臣請一詔進兵，可以平蕩妖孽。」於是命度為淮西節度使，興師致討。時許滑三帥，先於鄆城縣屯軍。度統精甲五萬會之，受律鼓行而進，直造蔡州城下，才兩月。擒賊以獻，淮西遂平。後入朝居廊廟，大拜正司徒，為侍中中書令。儒生武德，振輝古今，泊留守洛師，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。出征淮西，請韓愈自中書舍人為掌書記。及賊平朝覲，樂和李僕射方為華州刺史，戎服褰韉，迎於道左。愈有詩云：「荊山行盡華山來，日照潼關四扇開。刺史莫嫌迎候遠，相公親破蔡州回。」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段文昌

唐丞相鄒平公段文昌，負才傲俗，落拓荆楚間。常半酣，鞞履於江陵大街往來。雨霽泥甚，街側有大宅，門枕流渠，公乘醉，於渠上脫履濯足，旁若無人。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。必買此宅，聞者皆笑。其後果鎮荆南，遂買此宅。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皋為成都館驛巡官，忽失意，皋逐之，使攝靈池尉。羸童劣馬，奔迫就縣。縣去靈池六七里，日已昏黑，路絕行人。忽有兩炬前引，更呼曰：「太尉來。」既及郭門，兩炬皆滅。先時為皋奉使入長安，素與劉禹錫深交。禹錫時為禮部員外，方與日者從容，文昌入謁，日者匿於箔下。既去，日者謂禹錫曰：「員外若圖省轉，事勢殊遠，須待十年後。此客人相，方轉本曹正郎耳。」是時禹錫失意，連授外官。後十餘年，文昌入相，方除禹錫禮部郎中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李逢吉

唐丞相涼公李逢吉，始從事振武日，振武有金城佛寺，寺有僧，年七十餘。嘗一日獨處，負壁而坐，忽見一（「一」原作「婦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人，介甲持矛，由寺門而入，俄聞報李判官來。僧具以告，自是逢吉與僧善。每造其室，即見其人先逢吉而至，率以為常矣。故逢吉出入將相，二十餘年，竟善終於家。（出《補錄記傳》）

牛僧孺

唐河南府伊闕縣前大溪，每僚佐有入台者，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，石礫金沙，澄澈可愛。丞相牛僧孺為縣尉，一旦忽報灘出。翌日，邑宰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，因召耆宿備詢其事。有老吏云：「此必分司御史，非西台之命。若是西台，灘上當有鸚鵡雙立，前後邑人以此為驗。」僧孺潛揣，縣僚無出於己，因舉杯曰：「既有灘，何惜一雙鸚鵡。」宴未終，俄有鸚鵡飛下。不旬日，拜西台監察。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王智興

唐王智興始微時，嘗為徐州門子。有道士寓居門側，智興每旦起持帚，因屏穢於道，必掃其道士之門，道士深感之。後智興母終，辭焉。道士謂智興曰：「吾善審墓地，若議葬，當為子卜之。」智興他日引道士出視地，道士以智興所執竹策，表一處，道士曰：「必窆此，君當壽，而兩世位至方伯。」及智興再往埋穴，其竹策有枝葉叢生，心甚異之，遂葬焉。智興又曾自郡齋事赴上都，宿鄆城逆旅，遇店婦將產。見二人入智興所寢之舍，驚曰：「徐州王待中在此。」又曰：「所生子後五歲，當以金瘡死。」智興志之。及期，復過店，問婦所生子，云：「近因斧傷，已卒矣。」（出《唐年補錄紀傳》）

牛師

唐長慶中，鄂州里巷間人，每語輒以牛字助之。又有一僧，自號牛師，乍愚乍智，人有忤之，必云：「我兄即到，豈奈我何！」未幾，奇章公牛僧孺以舊相節度武昌軍，其語乃絕，而牛師尚存。方知將相之任，豈偶然耶！先是元和初，韓尚書皋，鎮夏口，就加節度使，自後復為觀察使。長慶三年，崔相國植，由刑部尚書除觀察使。明年冬，僧孺實來。宰臣建節鎮夏口，自僧孺始也。（出《因話錄》）

杜中立

唐杜皋，字中立，少年時，贍於財產，他無所採取。其與游徒，利於酒炙，其實蔑視之也。一日，同送迎於城外。客有善相者，歷觀諸賓侶，獨指中立曰：「此子異日當為將矣。」一坐大笑。中立後尚真源公主，竟為滄州節度使。初李瑑之出鎮，旗竿道折，乃殺其執旗者。中立在道亦然，杖之二十。瑑竟無患，而中立卒焉，豈殺之可以應其禍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李贛

唐司空李贛，始名虬。赴舉之秋，偶自題名於屋壁，經宵，忽睹名上為人添一畫，乃成蝨字矣。贛曰：「蝨者贛也」，遂改名贛。明年果登第。（出《南楚新聞》）

馬植

唐丞相馬植，罷安南都護。與時宰不通，又除黔南，殊不得意。維舟峽中古寺，寺前長堤，堤畔林木，夜月甚明。見人白衣，緩步堤上，吟曰：「截竹為筒作笛吹，鳳凰池上鳳凰飛。勞君更向黔南去，即是陶鈞萬類時。」歷歷可聽，吟者數四。遣人邀問，即已失之矣。後自黔南入為大理卿，遷刑部侍郎，判鹽鐵，遂作相。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高駢

唐燕公高駢微時。為朱叔明司馬，總兵巡按。見雙雕，謂眾曰：「我若貴，矢當疊雙。」乃伺其上下，果見其二雕入之焉。

異，因號為落雕公。（出《感定錄》）

孔溫裕

唐河南尹孔溫裕，任補闕日，諫討党項事，貶郴州司馬。久之，得堂兄尚書溫業書，報云：「憲府欲爾作侍御史，日望敕下。」忽又得書云：「宰相以右史處之。」皆無音耗。一日，有鵲喜於庭，直若語狀。孩稚拜且祝云：「願早得官。」鵲既飛去，墜下方寸紙，有「補闕」二字，極異之。無幾，卻除此官。（出《因話錄》）

孫偃

長安城有孫家宅，居之數世，堂室甚古。其堂前一柱，忽生槐枝。孫氏初猶障蔽之，不欲人見。期年之後，漸漸滋茂，以至柱身通體而變，壞其屋上衝，秘藏不及。衣冠士庶之來觀者，車馬填咽。不久，偃處岩廊，儲居節制。人以為應三槐之朕，亦甚異也。近有孫煒，乃偃之嗣，備言其事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李全忠

唐乾符末，范陽人李全忠，少通《春秋》，好鬼谷子之學。曾為棣州司馬，忽有蘆一枝，生於所居之室，盈尺三節焉。心以為異，告於別駕張建章。建章博古之士也，乃曰：「昔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為瑞，乃姓蒲，後子孫昌盛。蘆葦也，合生陂澤間，而生於室，非其常矣，君後必有分茅之貴。三節者，傳節鉞三人，公其志之。」全忠後事李可舉，為戎校，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，累加至檢校太尉，臨戎甚有威政。全忠死，子匡威，為三軍所逐。弟匡儔，挈家赴闕，至滄州景城，為盧彥盛所害。先是匡威少年好勇，不拘小節，以飲博為事。曾一日與諸遊俠輩釣於桑乾赤欄橋之側，自以酒酹曰：「吾若有幽州節制分，則獲大魚。」果釣得魚長三尺，人甚異焉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侯弘實

侯弘實，本蒲坂人也。幼而家貧，長為軍外子弟，年方十三四。常寐於簷下，天將大雨，有虹自河飲水，俄貫於弘實之口。其母見，不敢驚焉。良久，虹自天沒於弘實之口，不復出焉。及覺，母問有夢否，對曰：「適夢入河飲水，飽足而歸。」母聞之默喜，知其必貴矣。後數月，忽有蜀僧詣門求食。臨去，謂侯母曰：「女弟子當有後福，合得兒子力。」侯母呼弘實出，請僧相之。僧視之曰：「此蜺龍也。但離去鄉井，近江海客宦，方有顯榮。」又曰：「此子性識慘毒，必有生靈之患。倘敬信三寶，即得善終。」言訖而去。弘實後果自行伍出身，至於將領。同光三年，從興聖太子收蜀。蜀平之後，無何，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等作叛。及延孝誅滅，弘實得赦，尋為眉州刺史，節度夔州。復自寧江，遷於黔府，一州二鎮，皆近大江，官業崇高。敬奉三寶，信心無怠。然於臨戎理務，持法御下，傷於嚴酷，是知蜀僧所云不謬矣。（出《鑒戒錄》）

戴思遠

梁朝將戴思遠，任浮陽日，有部曲毛璋，為性輕悍。常與數十卒追捕盜賊，還宿於逆旅，毛枕劍而寢。夜分，其劍忽大吼，躍出鞘外。從卒聞者，愕然驚異。毛亦神之，乃持劍咒曰：「某若異日有此山河，爾當更鳴躍，否則已。」毛復寢未熟，劍吼躍如初，毛深自負之。其後戴離鎮，毛請留，戴從之。未幾，毛以州歸命於唐莊宗，莊宗以毛為其州刺史。後竟師滄海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張錢

密牧張錢少年時，常有一飛鳥，狀若尺鷃，銜一青銅錢，墮於張懷袖間。張異之，常係錢於衣冠間。其後累財巨萬，至死物力不衰。即飛鳥墮錢，將富之祥也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齊州民

齊州有一富家翁，郡人呼曰劉十郎，以鬻醋油為業。自云：「壯年時，窮賤至極，與妻傭舂以自給。忽一宵，舂未竟，其杵忽然有聲，視之，已中折矣。夫婦相顧愁歎，久之方寐。凌旦既寤，一新杵在白旁，不知自何而至。夫婦前視，且驚且喜。自是因穿地，頗得隱伏之貨。以確杵為神鬼所賜，（「賜」原作「傷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乃寶而藏之。遂棄舂業，漸習商估。數年之內，其息百倍，家累千金。夫婦神其杵，即被以文繡，置於匱匣中，四時致祭焉。」自後夫婦富且老，及其死也，物力漸衰，今則兒孫貧乏矣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朱慶源

婺源尉朱慶源，罷任方選，家在豫章之豐城。庭中地甚爽塏，忽生蓮一枝。其家駭懼，多方以禳之。蓮生不已，乃築堤汲水以回之，遂成大池，芡荷甚茂。其年，慶源選授南豐令。後三歲，人為大理評事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